

# 住在他們中間

## 陳碧霞

**油**麻地的榕樹頭，充滿本土特色，是故事的集散地。市集、賣藝人、說書講古唱戲，熱熱鬧鬧，但背後是被遺忘的角落。這次的故事，屬於陳碧霞。她是個子小小的「街頭牧師」，天天與社會的基層和邊緣人一起，她不是三天兩天去探訪，而是三十年不間斷，蹲在天橋底、公園、籠屋……



「我們曾經試過，一邊傳福音，他們一邊打針，有時看見他們急忙把白粉（海洛英）丟掉，因為警察來了……」三十年前，當陳碧霞還是一個傻乎乎的女孩子，便開始在榕樹頭公園佈道，與流浪漢、吸毒者、賭徒、醉漢打交道，這些人成為她生命的交集，甚至已經像家人一般。

“他們衣衫襤褸，身上臭臭的，有酒味，又有煙味，但是想到這是世界上不被接納的一群人……”

「我是住鐵皮屋長大的，家中人口多，沒得吃，有時壞了的食物也要吃，常常弄至上吐下瀉……」她沒有忘記自己是從貧窮中熬過來的，自小就與貧窮人認同，當她立志要把信仰介紹給別人，首要的對象，是露宿者，因為這信仰從開始就是認定與貧窮人和無依者一起。不過，她看到，要把他們帶到教會，其實並不容易，陳碧霞就和幾位心志相同的同學，創立了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，打開暗黑的角落，讓光進去。「榕樹頭之光」，彷彿成為那地方的圖標。

年復年，陳碧霞從街頭進到流浪者的家，為他們建立心靈的家；足跡也從榕樹頭公園，延伸至另一個社區：深水埗。儘管社區不同，她所繫心的，依然是那些孤單、無家和被遺忘的。



陳碧霞牧師與在套房居住的母女



陳碧霞開放家庭給有需要的人居住

在楓樹街公園，她遇上社會另一些邊緣人：獨居老人、精神病患者，她一一去探望、聊天，給出適時的幫助。

1990年代，因為貧富懸殊、經濟轉型，一群被社會遺棄的貧窮人聚居於「籠屋」，那種非人化的惡劣生活環境，僅次於街頭露宿，媒體廣泛報道，引起很大關注，陳碧霞又機動地跑到籠屋，關顧很多飽歷滄桑的單身男士，但這同時挑戰了她的界線，「早期跟他們傳福音，有點不習慣，他們衣衫襤褸，身上臭臭的，有酒味，又有煙味，但是想到這是世界上不被接納的一群人，上帝豈不會愛他們嗎？我們便去愛他們！」這愛，聽起來已經不容易。

社會的貧窮問題一浪接一浪，陳碧霞不能拯救所有人，但她一看到需要，總不會袖手旁觀。2000年，中港婚姻造成許多被遺棄或喪偶的破碎家庭，她籌款開設「神愛之家」照顧新移民婦女和她們的孩子。後來沒經費辦下去，但她依然盡力幫助一些無依的婦女。居住新界偏遠村屋的她，為了方便工作，在深水埗租了一間套房，但其實她一星期不過在單位睡兩三個晚上，與她同住的是從內地來港、為女兒醫治腎病的一對母女，她只佔雙層牀的上層，每次那對母女沒錢時，她毫不計較替她們墊付租金。

“我覺得沒有人保護他們，便邀請他們到我家裏住”

個子小小、膽子大大的陳碧霞是上海人，家裏有十一個兄弟姊妹，她排行第九，幼年時隨父母來到香港，最初廣東話聽不來，也講不好，讀小學一年級便逃學，後來在製衣廠工作，踏上信仰的路，是源於她看見爸爸和哥哥的轉變。「我爸爸是家裏第一個成為基督徒的，那時他吸煙、酗酒，但竟然全都戒掉了，我覺得是個神跡。我哥哥呢，那時候很頑皮，不喜歡讀書，整天往外跑，我爸爸也沒他辦法，已經放棄了，但他參加了一個基督教的退修營會之後，整個人都改變了，後來還當了牧師。我看見他的改變，好像由一條毛毛蟲變成了蝴蝶，很吸引我。」

陳碧霞後來也「變成了蝴蝶」，修讀神學，按立為牧師。她跟丈夫有同一心志，就是服侍低下階層和有需要的人。她不但進入這些人的社區，更難得的是開放自己的家庭，讓有需要的人住進來。她和丈夫在元朗的村屋居住，附近有一些屬於親戚的村屋給棄置，他們就決定利用這些房子，成為很多人的家。

「那時候，很多貧窮人被迫住在籠屋，我們的會友有些是智商低一點的，他們在籠屋那裏，有時會被欺侮，被人打，被人偷東西，甚至叫他們送一些他們不知道的東西，其實是毒品。我覺得沒有人保護他們，便邀請他們到我家裏住。」

今年50歲的羅子華，搬進陳碧霞的家時才27歲。因為智商低，父母不喜歡他，也不理會他，後來他離家出走，睡在街上，撿地上的東西吃，曾經住過籠屋，但被人趕走，又被人抓去青山醫院……。「陳牧師叫我去她家住。」「那裏有很多人住的。」「有查經、禱告、領聖餐。」「有講有笑，帶我去旅遊。」「我發脾氣，打破了碧霞的玻璃桌子……她跟我禱告，我心情好了一點。」「碧霞、她跟我好 Friend（好朋友）。」羅子華沒修飾的、一句一句地說著。

陳碧霞記得那時住進來的，有露宿者、弱智人士、精神病康復者、拾荒者、患病的老人、吸毒者和社會福利署介紹來的人等等，高峰時期有16個人一起住。清晨起牀，他們會先來早禱會，才開始一天的工作。到了晚上，她回來會跟他們一起吃飯，談談各人的事和分享聖經。偶爾他們也會一起去旅遊，各人生日又會有慶祝活動。

夫婦二人照顧16個人，她沒說辛苦，只是輕輕地說一句：「希望讓他們感受到家的溫暖。」

“牧養低下階層是要具體，不能抽象，講錢嗎，就要拿鈔票出來”

今年復活節，陳碧霞牧師帶領一行二十人，有老弱的、智障的、精神病患的、曾酗酒或吸毒的，浩浩蕩蕩走進樂富基督教墳場，在身處眾多的墓碑中，思想死亡與復活的事。這是她刻意安排的：「牧養低下階層是要具體，不能抽象，講錢嗎，就要拿鈔票出來。」在墳場，大家你一言、我一語，談論死亡時，陳碧霞說：「因着耶穌的死和復活，祂勝過了死亡，我們也不用怕死了。」她鼓勵大家一起大聲說：「我們不用怕死了！」

社會的不義不是一朝能改過來，但是不義制度下的貧窮人、給遺棄和忽略的人，卻是具體的即近眼前，每天要吃飯要住宿要關心。陳牧師沒有很多的理論，沒有高喊什麼，只是真實的與他們生活一起，在她的家，什麼人都沒分彼此。真正的信仰不離地，陳碧霞三十多年在社區照顧貧窮人，在地如在天上。